

南海出版公司

北门口预言

韩少功 著

南作家丛书

青春



北门口预言

韩少功 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海口

I247.7

525

琼新登字 01 号

北门口预言

韩少功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金 剑
封面设计 杨 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9.5印张 172千字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42-0406-5/1·72

定价:10.80元

目 录

鞋癖	(1)
北门口预言	(29)
领袖之死	(41)
鼻血	(55)
故人	(69)
人迹	(78)
真要出事	(86)
那年的高墙	(108)
谋杀	(116)
梦案	(136)
昨天再会	(177)
红平果例外	(237)
余烬	(270)
山上的声音	(287)

鞋 癖



1 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 20 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户上。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话，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着金牙，有的脸上凝固着某种对邻居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那是一个人口在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误忆。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一样。以至于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我在外面高兴。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快快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一丝胜利在握的微笑。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们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沉练达和意味无穷。他们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你父亲的语法课是讲得很好的，他怎么会自杀呢？不不不，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等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不会的，他只拿走了4毛钱，他决不可能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没有它，我们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着，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都摩拳擦掌地等待，好戏还在后头。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鼻

涕一丝丝晶亮地被揪甩出来。“人又不是一根针。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哪么这么大一个人就找不到了呢？”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啊！儿女都小，你莫要糟贱他们呀！院子里有井，街上有汽车，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啊——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他们仍然沉着地熬补药，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听来，此起彼落的拍打声，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她拉上姑姑，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挡阳光的薄扇，两人挽着手出发。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辉。左邻右舍也闻风涌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找到了么？”“找到了么？”妈妈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一时找不到工具，妈妈就用手指去抠。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一个她所熟悉的

衣角，抠出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他死了！死了！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左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她用胜利者的眼光盯着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妈妈也嚎哭了。我们有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他消失于 1966 年 9 月 27 日。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洗完了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

2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他自己，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以前他出去讲课，假期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的。“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呢？1988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1991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的大地倾斜着唰唰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大人们去河滩上迁坟。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糊而骇然膨大的肉球，光滑闪亮，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外，那肉球与父亲语法严谨的面容并无多少相似。我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母亲的针钱要粗得多，而且父亲的背心好像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是灰色。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这真有些奇怪。

我们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腰腹处一轮轮油脂渗溢出来的温热，是他腋下汗渍的微酸以及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我

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轻轻抚着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晒脱落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毛它真是长大了，13岁的人就能挑120斤红薯了。120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120斤……”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离我远远的？

他又说：“毛它也懂礼貌多了。那天吃饭，他说老乡的菜烧得身手不凡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要弄初中生的文雅，好不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提醒了三次。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应，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他大概一直为此事而遗憾。

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装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害怕。有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地偷走了他的眼镜和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辫上挂着草须。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们

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事情了结。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围了一大圈闲人观看。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

但他仍对我哥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枉担虚名等等。那时候他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天灾人祸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让给我们小把戏吃。假期还到农村去，手上腿上带着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回来之后，屋里也多了一堆堆南瓜和冬瓜。他精疲力尽地躺在一边，微笑着看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他常常有些头晕，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最后，谁也没吃成。家里来了一个贼，把罐头拿走了。妈妈气得火冒三

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满屁股臭屎祸及子孙等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古脑骂将过去。

他坐在门外，默不作声。

他没有吃饭，走了。后来那半个月内他一下班就街头巷尾去窜，想找回牛肉罐头。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派出所提供的线索——贼在另一次偷盗时被抓住了。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罐头壳也没见着。

他没说什么。他没说过这件事，我是后来从邻居孩子那里知道的。



3 也许，那个夏夜里父亲预感到凶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他照例不会说什么。这已经足够了。这短短的一刻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够令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灰色的毛线背心。他知道他的毛它能挑120斤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我已长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的。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我狗一般地四处乱窜，有时在长沙的某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当然，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任何熟人，专拣偏僻的小街小巷

窜，从热闹街市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一个自杀或逃亡的父亲是一种要命的耻辱。那时候血统论正时兴，学校里已通告唯革命子弟可走正门，反动子弟只能跳窗子或钻墙洞，滚他妈的蛋。

我寻找父亲说过的一个小屋。他说他到过那里，小屋的前面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下有竹子做的桌椅。还记得他说过小屋是用石头叠起来的，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墙上一只装酒的大葫芦，还有从墙基里挤进来的粗大树根，书橱上则摆着一只嘴巴特别大的陶塑猪娃。他说那简直是神仙的去处，他真想一辈子都住在那里。他现在是不是隐居到那个小屋里去了？

我只能躲躲藏藏地寻找。我有时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着的眼晴盯着，甚至感到父亲的气息就弥漫在某个门厅，或某个街角。这就是说，他来过这里，或者刚才还在这里。只是我猛一回头，他就必定闪身离开。有一天在轮渡码头，我无意中发现人海中有条身影极像他，也是花白的鬓发。我跑过去，但花白的鬓发一头扎进了公共汽车。

是他！但我应该喊他吗？应该喊他爸爸吗？我稍一犹豫，汽车就慌慌地开走了。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么？”我问一个摆茶摊的老汉，“他穿着什么样的鞋？……”

老汉缓缓地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嘴巴大张却迟迟未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牙缝宽松而空洞，残牙像几根黑锈斑驳的小铁钉。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吗？”

“河里涨水哩，伢子。”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里涨水啦，晓得么？”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缓缓落下宽大的眼皮。

也许这是一句永难测解的谜语。他是洞悉我父亲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愿告诉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惊愕地拉长脸：“哪可能？诳讲。你爸爸只怕已经骨头化水了。他是吾一把泥一把沙从河滩上抠出来的，吾眼睛瞎了么？”

“那么，灰色的毛线背心呢？”

“背心？”

“灰色的毛线背心呢？”我像当初伯伯阿姨们那样稳操胜券，把她一语问住。

河里涨水啦。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多了，她还对我的固执有些烦恼，直催我赶快去睡觉。她说可能是麻色的，也可能是灰色的，她都被我们弄糊涂了。不过这根本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扎鞋底，我的一只鞋已经掉了跟，以后家里不会有什么钱来买鞋了。

父亲离家后，妈妈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她把细线搓成粗线，常叫我帮忙牵牵线头。她用米汤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鞋面晒在窗台上，像停栖着许多乌鸦。她毫不自疑地这么干下去。

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的小

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但几年后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怀里竟揣着一扎两千多元的钞票！也不知道那些钱是如何来的。）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我们退了一间房。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妈妈同睡一床。我曾经在小说《女女女》中提到过，我很懂事地把妈妈的脚抱得紧紧的。她的脚干缩、清凉，像两块干冬笋，大趾头被鞋子压迫得向横里钻去，前侧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了许多。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追着这双脚打转转，有次顺着它仰头向上看去，还看见她裤子上一块暗红色的血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回忆是让我恶心还是让我同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决不愿意把母亲当着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比方说，一个有月经有性爱有过花前月下眉来眼去的女人。儿子也不愿意把父亲当着一个普通男人甚至一个卑俗的男人来想象，比方想象他拉屎拉尿，想象他对某位理发女郎暗生淫念，想象他大祸临头时见死不救只顾自己逃命，想象他为了讨好上司一个好脸色不惜摧眉折腰而出卖自己的某位朋友……而这一切都可能是真的。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些可能是真的。尤其几年来父亲与母亲多了许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后，我朦胧感觉他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没法不爱他们。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

们曾经拉屎拉尿暗生淫念见死不救摧眉折腰，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卑俗我也卑俗我的后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没法不爱他们，我的亲人。我把妈妈的脚紧紧抱住，让这两块清凉的干冬笋在我胸口慢慢温暖起来。我还想抱住父亲的脚，但我只能搂来虚空。

我渐渐听到了妈妈的鼾声。我从未听过妈妈打鼾，甚至以为女人都美丽得不会有鼾声的。妈妈的鼾声居然很粗，呼噜呼噜响亮，有点安心落意的轻松和放肆，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着，一次次被时钟敲打声抛弃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里那张空空的藤椅发出咯嘎的响声，那是不是父亲显现的迹象？——父亲以前经常坐这张藤椅的。

除了藤椅无端发声，家里这些天来还有不少其他异兆。有天夜里，橱柜里哗啦一声惊天动地，妈妈去看，是父亲以前吃饭的那只蓝花釉瓷碗无端破裂了。上边的碗未破，下边的碗未破，独独是这只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彻底，炸裂成一堆碎片。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无恐惧地渴望某种电话铃声。宿舍楼道里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过一次电话，话筒里传出一缕一缕沙哑的吼声，完全听不清楚。你完全可以想象这电话，这话筒里透出的逼人寒气，是来自地府阴间。我吓了一跳。事后看门的阿姨说，可能是电话局出了毛病。为什么其他人用这个电话机时却完好如常？为什么阿姨说过这话以后就神色慌乱

地去掩门？是的，我不会轻易受骗的。我相信，嘶哑的吼声是一个人想同我说话又怕我辨出他的声音，才故意那么发音的。我相信他还会再一次来找我。

我又隐隐嗅到了某种气息，是一个人腰腹处的温热以及五洲牌药皂的余香。

“哪么还没睡？”妈妈发现我翻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松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将半盆水朝灰墙上泼去。突然，回首之间，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这叫声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作声，在等待我的呼唤。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似乎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了，蒸发了，消褪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